

五代十国的帝王绰号

□刘秉光

历代中国帝王中,除名字之外还有外号、浑名、绰号的不乏其人,如一心向佛、四度出家的梁武帝萧衍被人称做“皇帝菩萨”;如不辨是非、爱稀泥的唐中宗李显被人称做“和事天子”;再如晚上纵酒、白天大睡的辽穆宗耶律璟被人称做“睡王”;至于人们所讲的“赤脚大仙”宋仁宗、“促织天子”明宣宗、“蛤蟆天子”弘光帝等等,笔者在正史中没有查到出处,只能一笑而过。通过对比各个朝代,笔者发现,帝王绰号出现最活跃、最频繁的时期,莫过于五代十国。

在历史上,五代十国时期烽烟四起,政权更迭,皇帝更换如同走马灯一般。军阀安重荣的那句“天子宁有种邪?兵强马壮者为之尔”,就是对这种弱肉强食现象的有力说明。正因为如此,五代十国的皇帝们特别注重征伐攻掠,沙场扬威,因为作战勇猛而被人冠以绰号的皇帝,后唐就出现了两位,一是李克用,二是李存勖。李克用生前没当过皇帝,但他是后唐政权的开创者,死后又被追谥为“太祖武皇帝”,堪称又一个曹操。李克用“一目眇”,一只眼睛有问题,所以被人称做“独眼龙”。虽然身体残缺,视力受限,但李克用“骁勇”且“善骑射”,军中将士喊他为“李鸦儿”,意思是称赞他行动起来像鸟儿一样风驰电掣。随父亲征战时,李克用“冲锋陷阵,出诸将之右”,所以又被人称做“飞虎子”,现代警匪片中经常出现的“飞虎队”大概由此而来。

虎父无犬子,李克用的长子李存勖大概就承袭了父亲的战斗细胞,“及长,

善骑射,胆勇过人”,难怪唐昭宗见了他不禁赞叹“此子可亚其父”,李存勖的“亚子”,即“李亚子”的绰号由此而来。除了作战勇猛,李存勖还有一项别的爱好,即《新五代史》提到的“尤喜音声歌舞俳優之戏”。李存勖不光喜欢看戏,有时还亲自登台过过瘾。一次,他与伶人敬新磨同台演出,自称扮演的角色为“李天下”,敬新磨上去就给了他两巴掌,“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”。敬新磨解释道:“李天下者,一人而已,复谁呼邪!”意思是说,只有皇帝才能称李天下,你一个小小的演员竟敢大言不惭,这不是要谋反吗?可能是敬新磨太投入了,竟然忘了眼前这位就是皇帝。李存勖一听,非常高兴,看到敬新磨对自己忠心耿耿,不但没有怪罪,反而“赐予新磨甚厚”,“李天下”的诨名也由载入史册。

在黄河流域的五代统治者中,还有一位有绰号的皇帝,即后周开国皇帝郭威。据《新五代史》记载,“周太祖(郭威)少贱,黥其颈上为飞雀,世谓之‘郭雀儿’”。因为脖子上有这样一个不雅的刺青图案,郭威巧妙地瞒过了政治对手刘崇,最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。后汉隐帝刘承祐死后,大权在握的郭威不敢贸然自立为帝,而是派人迎回刘崇的儿子刘赟为皇帝。对此,刘崇曾对郭威的诚意表

示过怀疑,并派使者找郭威问个究竟。郭威对刘崇的使者说:“自古岂有雕青天子?幸公无以我为疑”。意思是说,自古以来有哪位皇帝的脖子上有刺青,回去告诉刘崇不用怀疑我,我是真心要立刘赟为皇帝。刘崇一心想当太上皇,被郭威的花言巧语所蒙蔽,因此错过了起兵对付郭威的良机。不久,郭威派人害死刘赟,建立后周政权。

十国中吴越政权的开创者钱鏐也有绰号,而且有两个,一个是“婆留”,一个是“海龙王”。严格地说,“婆留”是钱鏐的小名。当初,钱鏐的母亲怀他时,“家中时常火发;及至救之,又复不见”。不久,他的父亲又看见“一条大蜥蜴,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……忽然不见”,认为这都是还在腹中的钱鏐在作怪。钱鏐刚一出生,父亲便要将其溺死,奶奶王婆“倒身护住,定不容他下手”。就这样,钱鏐就得了“婆留”这个小名。长大后,钱鏐取字具美,但乡邻们仍习惯叫他“婆留”或“婆留喜”。后来,钱鏐当上了节度使,衣锦还乡时,人们还是不改口。成为吴越国王后,钱鏐非常注重在国内兴修水利,农业持续发展,稻谷连年丰收,“两浙里俗咸曰‘海龙王’”。同时,钱鏐还是个穷奢极欲的国君,在任期间,他修建了很多亭台水榭,把自己的住所修建得富丽堂皇,像传说中海底龙王的宫殿一般。所以说,“海龙王”的绰号,也包含了人们对他腐朽荒淫生活的斥责。

荆南是十国中最特殊的政权,这个小王国既没有建立年号,也没有设立皇



李克用

帝,其统治者全是无赖之徒。谈到无赖,笔者想起了刘邦。刘邦曾对大臣们说: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,不能治产业,不如仲力。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?”这段话提到的“大人”即太上皇,也就是刘邦的父亲,“臣”是刘邦在太上皇面前的谦称。刘邦称自己“无赖”,是说自己没有本钱、生活没有着落,不能像哥哥刘仲那样能“治产业”过正常日子,而不是像时下所说的奸刁撒泼、地痞流氓。不少人说刘邦是无赖,实乃断章取义。与刘邦相比,荆南的统治者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无赖。高季兴、高从诲父子经常对途经荆南的各国使者“掠取其物”,据为己有,倘若他国因此致书谴责或发兵征讨,他们马上奉还贡品,毫无愧色。当时的俚俗语“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,犹言无赖也”,诸国国君都很蔑视他们,所以便送了他们爷俩一个绰号“高赖子”。

五代十国时期还有一些帝王有绰号,如“以屠牛、盗驴、贩私盐为事”的前蜀高祖王建被称做“贼王八”;热衷对别人施以“刀锯、肢解、剜剔”酷刑的南汉高祖刘龔被称做“真蛟蜃”;把女巫奉为国师的后汉后主刘鋹被称做“太子皇帝”等等。此外,五代十国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贼作父的“儿皇帝”石敬瑭,和第一个认贼当叔的“侄皇帝”刘崇,这些绰号和骂名无不反映着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血腥残忍、道德滑坡和伦理丧失。

一个人的绰号,与其容貌、举止、言行、习惯、爱好、性格等因素有着密切关联。一般情况下,好的帝王是没有反面绰号,只有那些荒唐、奸诈、滑稽、无耻、淫奢的帝王才会获此殊荣。绰号的产生,往往是根据社情民意而来,也是人们对他们为人、为王、为政的另类抨击。往事越千年,当我们再次揭开这段血腥的历史,解读这些雷人绰号背后的隐情,仍能领略到当年政治舞台上那一幕幕丑恶行径和一幅幅歪曲面孔。也正是有这么一批帝王的存在,才使得五代十国时期更加黑暗,才被史学家们称为“五季”,也就是末代,最差的、最糟糕的。看来,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里常用“呜呼”二字开头并非装腔作势,而是有感而发。

(摘自《山东商报》2010年7月5日)

(编辑 雷 蕾)

半个世纪前,我采访过一位酱园的张老师傅,他的一番话,事简意深,所以至今我仍记得。他说,学手艺一般三年出师,都能掌握基本技能,独立工作,唯独在酱园学徒,出师后很难独立操作。原因何在?学修表、修汽车,每天都摆弄相同的物件,一千多天怎么也学会了。唯独腌咸菜,季节性很强,有的一年只干一次。收了萝卜,腌酱萝卜;收了瓜,腌八宝酱瓜。不同瓜菜,各有特点,腌法也不一样。如果今年没记住要领,只好等到第二年再学。学徒三年,有的只腌过三次。尤其是一些精细的酱菜,出师了,还摸不着大门。

过去北京人吃涮羊肉,必备糖蒜。六必居、天源的一头糖蒜,价值一个银元。每年新蒜上市,酱园伙计们就忙着腌蒜。鲜蒜剥去粗皮,剪掉须茎,先用淡盐水腌几天。然后捞出,斜放在苇席上,不时翻转、控水,晾成半干,装入坛中。老师傅指挥徒弟们往每个坛子中放一碗盐、一碗糖。完事儿以后,老师傅就以各种借口把大家支走。只有他一个人留在院子里休息。坛子封口严密后,就让徒弟们把坛子撂倒,在地上滚到另一边的罩棚里,码放起来。一个月后,销售旺季到来,腌好的糖蒜,杀去辛辣,留有蒜香,甜咸适中,清脆爽口。张师傅也偷偷地试做过两年,都不成功。第三年腌蒜时,节骨眼儿上,师傅让他去买烟。他悄悄地躲在墙角窥视。只见师傅见院中无人,又往每个坛子里添加了一碗白糖。他又悟到,滚坛子搬运,其实是让糖盐与蒜混合均匀。出师后,他依法制作,果然

成功。这只是简单的一例。

酱园里最重要的工艺,是制作黄酱。酱菜是用黄酱腌制的,所以制作黄酱的秘诀,师傅绝不传人,连老板也难知其详。大酱园做一次黄酱要用上千斤黄豆,蒸熟后在棚子里闷晾发酵。师傅会根据天气的冷热干湿,不时调整风口。制出好酱,才能腌出好酱菜。某酱园年轻老板不谙世故,竟当众训斥制酱老师傅,师傅甩手走人,致使黄酱全部腐坏,酱园险些倒闭。不得已,老板上门请罪,请回师傅待若上宾。手艺人凭高超的手艺生活,自有其尊严。而高超的手艺只有靠辛勤劳动,不断实践,心领神会,才能得其精髓。

五十多年前,张师傅的经历及领悟,对我深有启发,影响颇深。有很多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,其实蕴涵着极为深奥的道理。我请教过几位书法家,他们认为笔画越少的字越难写,尤其是最简单的“一”。写好“一”,要一波三折。高档菜肴中有一款“开水白菜”,价格高于燕窝、鱼翅。一位大厨制作此汤菜,汤清、味醇、菜嫩,曾获全国烹饪大赛一等奖。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当然,腌咸菜只是一门传统的手艺,远远比不上高科技与精深管理有学问、有难度。可是,就这一门手艺尚且有许多奥秘,面对诸多科学、社会问题,我们能不废寝忘食地拼命学习,极力探索创新,冲上时代发展的潮头吗?把看似容易的简单事情做好,好到极致,绝不简单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2011年9月24日)

(编辑 解建荣)

□李凯源

简单与深奥

